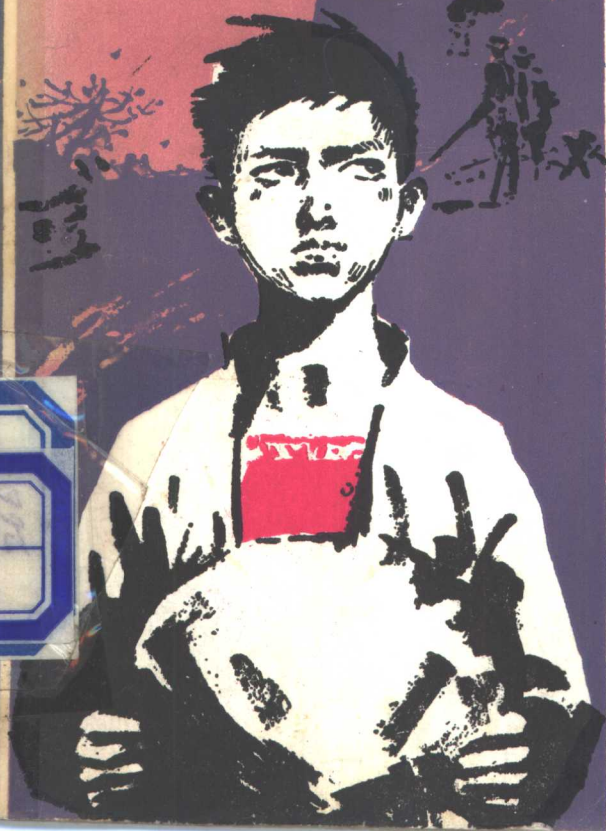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偵察員

田苗著

重慶出版社



少年侦察员

田 苗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高济民

插图：周昌华

少年侦察员

田苗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25 插页2 字数87千
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-70,000

书号：R10114·32 定价：0.38元

目 录

一	队伍中的笛声	1
二	戳穿了敌人的把戏...	8
三	第一课	22
四	勃朗宁的秘密	33
五	寻找“来客”	49
六	尖兵在探索	64
七	虎穴探险	87
八	智探清化洞.....	110
九	走下关巧办机密	123
十	搜闯敌营	145

一、队伍中的笛声

一九四九年的九、十月分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了，可在滇西地方，老黄狗还正疯狂着，到处想咬人呢。反动派的廿六军、第八军、内二警，还有一些保安团队，都向各处的游击队实行“扫荡”。我们滇西这支游击队，自然免不了也要和他们打上几仗。

在滇缅公路上的这个坝子，就是我们这支游击队的根据地。敌人来“扫荡”，解放区的部队和各个单位，便都撤进山区，打游击去了。那时，我就跟着地委会，转移到了哀牢山上的牛街。为了掩护军事总部，方便他们指挥作战，我们地委会就故意“泄露”目标，把老黄狗吸引过来。他们也真听使唤，一路上用鼻子嗅着，向牛街靠拢。可是，在这人烟稀少的大山里，他们耳目闭塞，行动困难，又不敢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近，总离那么三、五十里地，一伸一缩，走走停停，欲行又止。

要说牛街的风景，那可真是美极了！牛街是

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镇，座落在大山的山脚。可要走到山脚的溪河，还得十多分钟。村镇的背后是泰山庙，庙的背后是十多丈高的悬岩，悬岩背后则是可藏下十几万人马的大山。从对面大山上看过来，泰山庙后这十多丈高的悬岩，在大山里面，不过就象几层楼大厦中的一步台阶。牛街也有田土，可树木比田土多得多，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。夜里大风吹来，霍霍霍霍地响，又叫人心惊。这种地形，老黄狗要想来正面进攻，那是很困难的。难怪明清以来，多次农民暴动，都是以这里作司令部大本营。敌人如果要来，就准是偷袭。可要防备偷袭，那就得更加谨慎小心。

我们地委会只有十多个政工同志，除了老弱妇女，象我这样年青力壮的就没有几个。另外有二、三十名战士，可还得管着十多个俘虏、罪犯。老实说，地委会的战斗力的，并不是很强的。对敌人，就更得提高警惕，防备偷袭。

我每天一早就要爬上泰山庙后面的悬岩，进入后面大山，到彝族同胞那里去进行宣传，组织他们一起来革命。一路上，明媚的阳光，清新的空气，使人感到特别舒畅。经过一大坡地的黄色花丛，见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，真象是在暖和的三月阳春。傍晚归来，太阳渐渐偏西，慢慢落坡，天色随即由灰暗而黑沉下来，只有我一个人时，心就会紧张得缩成一团。奇怪的是，越靠近泰山

庙就越紧张，因不知地委会转移了没有？庙里是否已住着老黄狗？冒冒失失走进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每天都要等着和哨兵联上暗号后，才会放下心来。

有一天，空气特别紧张，根据情报，老黄狗已从各个驻地出动了。他们的目标指向哪里，还不能确知。那天早晨我出发的时候，领导上就给我交待了万一变动后的活动方向，还再三嘱咐我：“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”。

我听在耳里，声音却响在心里，这两声“早点回来”，就好象意味着有大的变动，将会和他们联系不上、有个短时期的分别一样。

那天到彝族同胞那里去，一路上总是心情不安。那遍坡的小黄花，和小黄花上的蜜蜂，我也不感兴趣，没有心思再去欣赏。但是，当和彝族同胞在一起，谈到革命成功后的远景时，什么紧张的心情，就又都没有了，也并不想早点动身回去。等我走回到泰山庙附近，也和往常一样，已天黑将尽，而这天的心情比平常紧张得多，连电筒也不敢亮一下。尤其到了平常和哨兵联系口令的地方，却没有了询问口令的声音，我立即担心起来，是不是我们的同志都转移了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真没了主意。哨兵是每天黑以后才放出来的，是否还没有来呢？要立刻根据这一点来判断队伍是否已经转移，又是很不够的。

我蹲在那里，不住思索，猜测，心焦意乱，犹豫不决，情绪也更加烦躁不安。

突然，泰山庙里传出来了一缕悠扬的笛声，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听听吹的是什么，这是很能辨明敌我的。可是，遗憾得很，那婉转动人的声音，是凄凉的《过山调》，而后响起的，又是悲苍的山歌《十大姐》。这种民间音乐，很难分辨出是敌是我来，我又陷入了困境之中。

同时，我又想起来了，在我们地委会中，没有人能吹笛子，即使有人凑合着吹一下，也绝对不会有这么好。这就提醒了我，泰山庙中驻扎的，一定是敌人。于是，我把手枪捏紧，摸着检查了一下子弹，甚至把裤带也勒紧了些，好象就要打仗冲锋一样，然后站了起来。但是究竟该怎么办，心头也还是不明确。

正当这时，那笛声变了，从凄凉的弥渡山歌《小河淌水》转成了《豌豆秧》。那乐曲，哀叹又愤怒，那歌词则是我们很熟悉的：

“豌豆秧，才发芽，
狠心的黄狗吃了它。
对门的哥哥才长大，
背时的保长拉了他。”

当然，敌人队伍中是不准吹奏这首歌曲的，

我立即放下心来，但仍步步警惕地，提着枪一步一步走回泰山庙去，没走多远，就有哨兵盘问口令了。原来，今天心急，走得特别快，回来得还是早了一些，刚才哨兵并未放出来。从哨兵那里，也才知道吹笛子的是下午刚到的一个小鬼。

这倒使我记起一个人来，在坝子时，有天我派去白塔邑联系一件事，走错了路，傍晚时候还在白塔邑庄子外面乱蹿。转过树林，突然前面一个不过十三、四岁的少年，脸圆身壮，黑蛮黑蛮，剃光了头发，髡头髡脑的，骑在大牯牛背上，横吹着笛子，就是这支《豌豆秧》。他倒很逍遥自在呢，赶着牛慢悠悠地朝我走了过来，盯着我打量了几眼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找谁呀？”我告诉了他要找谁，他就跳下地来，拴上大牯牛，带我进庄去。路上我问他，怎么知道我是同志。他嘿嘿地笑道：“一看你就是个读过书的，乡下知识分子少，老黄狗派来的探子，是难得装成知识分子的；还有，你也是大大方方要找人，没有躲躲藏藏的奸象，不是同志不会这样。”他说得颇有道理，我在心中很佩服。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嘛，可是已很懂事了。从此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他名叫小昭。后来，地委会办了中学，他还在我的班上当过学生。

“难道，是小昭来了么？”我猜着，眼前就浮现出了他结实的身影，特别是那对盯着人不放松，



有点尖锐刺人的眼睛。又想到：“可是，这里离坝子一两百里山路，还被敌人层层封锁着啊！他已被撵送回去了，怎么又会来呢？”

但是，千真万确的，正是小昭来了。在油灯下，我还未看见他，他却已看清了我，一步就跳了上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张口笑道：“何老师，你看，我还是来了！怎么样？”

我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道：“你在家里还有爹妈呀！”

“哎？”他把头一扬，蛮有道理地反驳道：“这里有党，党不就是爹妈么？”

“不要高兴早了，谨防还叫你回去呢！”我在地铺上坐了下来，见他在一边扁着嘴，做着不

以为然的鬼脸，我又说道：“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这笛子吹起了《豌豆秧》，我还不回来呢！”

接着，我就把刚才在山上，听见笛声时的犹豫讲给大家听了。

小昭却嘿嘿地笑道：“那还用得着猜么？听见笛声，保管是我们的队伍嘛！”

大家都满有兴趣地问道：“有点啥道理？”

“第一，”小昭满有把握地用手比划道：“老黄狗要是住在这个深山里，天一黑就吓得屁都不敢放了，怕暴露目标遭到我们夜袭，还敢吹笛子么？”

“对对对，有道理。”大家都赞扬起来，又问道：“第二呢？”

“第二么？”他一被赞扬，劲头更大了，昂起头来，声音也高了一些：“他们晚上要还准吹笛子的话，那就热闹了，口琴啊，拉胡琴唱戏啊，唱小调啊，哪样不有？还光是一支笛子声么？”

哄然一声，夸奖和称赞的话使屋子沸腾起来，就在这声浪里，一位领导同志从人群里挤了过来，拍拍小昭的肩膀，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能动脑筋，身体也不错，虎背熊腰豹子头。好家伙！当个侦察员倒是一块材料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我就是当侦察员！”小昭高兴

得一蹦就跳了起来。

“不过，当侦察员就可能要回坝子去啊！”

“天上地下都去，只要叫我搞侦察。”小昭坚决地说道：“到老黄狗窝里去钻嘛，了不起被黄狗咬几口！”

他除了体壮心灵，确实也还有点胆量。

其实，小昭在学校里就很注意侦察敌人，时常在滇西驿观察来往汽车的乘客。这些汽车往来于昆明和下关之间，都是路过的，有时就有特务化装成老百姓混到这里来，探听我们的机密。小昭在汽车停顿，乘客吃饭中间，就在小饭馆里发觉过一个，报告统盘查哨，还真抓对了。就是因为那个家伙穿得褴褛，但却吃得很好，吃起饭来还很有点派头，这才引起他疑心的。所以小昭就一心想跟着队伍进山，能当个小侦察员。撤退那天，他就追着地委会跑了一天，晚上虽然追到目的地，却仍被送回平坝区去了。他回去后的情形我也不知道。大家一问，他才讲了起来。

二、戳穿了敌人的把戏

小昭来追地委会的那一天，老黄狗已在坝子里占据了十几个大小村庄。他家里人不知小昭究竟怎样了，特别担心，过半夜还没睡着。

突然，笃笃笃地响起了敲门声，阿爹阿妈都以为是小昭回来了，高兴得很。阿爹在床上应了一声，就呼地一下坐起来，赶忙披上衣服，趿着鞋来开门。

他把门轻轻的打开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原来是十几个穿蓝色土布军服，戴长遮阳便帽的人，帽子和胸膛上都佩着五角红星，不觉啊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同志们。”

打头的是个矮胖子，他笑咪咪地道：“大爹，这里没有敌人吧？”

“敌人？”阿爹问道：“哪样敌人？老黄狗么？”

“嗯嗯，是啊！中央军嘛。”矮胖子大大方方地、笑咪咪地看着他说。

“没有看见来啊，还没有看见遭殃军啊！”

“这就放心了。”那矮胖子吐了一口长气，回头对外面的人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少说话，同志们，在地上坐一下，休息一下吧，没有敌人我们就放心了。”

阿爹默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们是哪一队——”

矮胖子抢着回答道：“我们是武工队，我是队长，这些都是同志们。”他笑着，摸出香烟来，狠命地吸着，好象发了瘾一样，屋子里烟头一闪一闪地亮着。

阿爹又想了下道：“你们是什么武工队呢？”

“这是秘密。”矮胖子用手遮着半边嘴，板着脸，神色紧张地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找农抗会主席的。大爹，你帮帮忙，去把农抗会主席找来吧。还有妇女会主任、村长、民兵队长，所有的干部都通通找来，就在你家屋子，开个会。”

“他们都不在啊！”阿爹老实得很，有啥说啥，心肠直道，确实也不知干部些在哪里。再则，他平常就少开会，一听说开会要在他这屋里，就不乐意，有点担心。开会有啥好？还不尽说话，白天误活路，夜里误瞌睡，使不得！

“不相信我么？”那位队长见他那不痛快的样子，便也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，又指着小昭的哥哥，问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儿子。”

“是好人吧？”

“我们一家都是好人啊，同志。”

“嗯，不见得吧！”那队长又看看他道：“我看你们有点落后，怎么不参军革命去呢？”

“他是老实人，只会种田，不会说话嘛！”

“那吗，你们这一家，连农抗会也没有参加么？农抗会是个秘密组织，你总知道呀？”

“同志，我不去开那些会，可我的小儿子倒是个少先队队长呢，他今天参加革命去了啊！”

“是吗？那很好。”队长立刻高兴起来，用手一招，把屋外的人都叫进来了。然后，又摸出一些证件来，对老头说道：“看看吧，这些都是证明，不然你又不相信。”

阿爹却把那队长愣着道：“我不识黑呀，是些什么证明？我不懂啊！”

“这证明我们是武工队，这证明我是队长，这些，还有这，都是，相信了吧？看啦，红五角星罗！对吗？快去帮我找把干部些找来。你就不落后了。”

阿爹却为难了：“今天老黄狗打进坝子来，这些人都不知哪去了啊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那队长很失望地说：“这样吧，爹爹，我们就先借你家住一晚，你就帮忙去找找他们，天亮前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的。行不行？”

说着，他和另外两个人，在这里住了下来，其他的人就上那晾粮食干草的吊脚楼去了。

阿爹忙叫这不大灵醒的儿子去找干部们，自己就帮队长铺床，阿妈忙着烧开水，忙了好一阵，老两口才去睡觉。

矮胖子队长也有点疲倦，洗脚后，抽着烟等了好久也不见有干部来，便躺下睡着了。

天刚麻麻亮时，外面站岗的突然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这一声，惊醒了阿爹阿妈，队长和十几个队员，都一齐坐了起来。队长以为有了情况，摸出手枪紧紧捏着。后来见没有动静，便想着可能是农抗干部们都找来了吧？那才好呢！

但是，外面却只有一个孩子声音在回答道：“老百姓。”

“站住，举起手来。”

“莫开枪，莫开枪！那是我儿子小昭！”阿爹阿妈听出了声音，都忙匆匆跑了出来。

果然，站岗的带进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孩子。

队长笑道：“这就是你儿子么？好福气啊！就是那个少先队长吗？”

“就是他，他叫小昭。”

队长更是笑呵呵的了：“好啊，小同志，从哪里回来的呢？”

小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志，动不动一爪就把他拖了过来，心里正感到受了侮辱，很不高兴，也起了点疑心，便没好气地回道：“从学校回来。”

“不读书了么？”

“学校放学了，你不知道？”小昭用眼睛紧紧盯着这位队长。

“碰见农抗会主席没有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什么呀？”小昭很讨厌他这种不断的追问。

才见面就打探机密，什么同志？

“嘿！看不出你人小，可鼻子高，脾气倒不小呢！好好说吧，农抗会主席嘛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小昭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老要问农抗会呢？追根问底干什么？

队长抽着烟，拧紧眉毛，眼珠转了一圈，笑道：“那吗，你们少先队呢，有多少人？这个是你很熟的啊！”

“一村子都是。”小昭白了他一眼。含含糊糊地说着就往里屋钻，悄悄对爹说：“阿爹，你看这些人粗脚粗手的，碰见人也不让歇口气，啰哩啰嗦问不完，我看就不象我们的同志。”

“你不要乱说，不是同志是哪样呢？他们也有军服，有五角红星，还有证件呢！”

“哼！这些东西还不能假造么？我看就象冒充的。阿爹，你看衣服帽子都是新的呢？”

“你说话太冒失了，他们要是个新部队呢，那不就冤枉了同志？是真是假，等农抗主席来了就分得清的。”

“等农抗主席来了还得了？八成他们要找农抗主席就不怀好心，不能找。”

“你阿哥已经找去了啊！”

“那就糟了！我得去挡着。”说着，小昭装得没事的样子就往外走。可到了外屋，队长把他叫住了：“小同志，看你这样子，很进步，很能干，